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少陰上篇

傷寒邪在三陽太陽爲首邪在三陰少陰爲先少陰雖居太陰厥陰之中而實爲陰經之表以其與太陽表裏又與陰維相附且人腎氣多虛受病最易況原委不一人但知少陰有傳經直中兩岐救陰回陽之法不知直中雖當回陽而有兼汗兼溫之殊傳經雖宜救陰復有補正攻邪之別豈有一槩混淆能令讀者無眩耶蓋傳經熱邪先傷經中之陰甚者邪未除而陰已竭獨是傳入少陰其急下之證反十之三急溫之證反十之七而宜溫之中復有次第不同毫釐千里粗工不解必於曾犯

房室之證始敢用溫。及用一切當溫之證。反不能用。詎知未病先勞其腎水者。不可因是遂認爲當溫也。必其人腎中之真陽素虧。復因汗下後。擾之外出。而不能內返。勢必藉溫藥以回其陽。方可得生。所以傷寒門中。亡陽之證最多。卽在太陽。已有種種危候。至傳少陰。其證辨之際。仲景多少遲徊顧慮。不得從正治之法。清熱奪邪。以存陰爲先務也。今將直傷陰經之證。與夫汗下太過。元氣受傷。從權用溫經之法者。疏爲上篇。正治存陰之法。疏爲下篇。其溫熱病之發於少陰者。另自爲篇。庶涇渭條分。根蔓不亂耳。

少陰之為病脉微細但欲寐也。

此言少陰之總脉總證也。蓋少陰屬水主靜。即使熱邪傳至此經。其在先之脉雖滑大亦必變為微細。故先之證雖煩熱不寧亦必變為昏沉嗜卧。但仍不得安卧為異耳。况夫少陰經自感之寒證。那但須以先見表證至五六日後變出脉細沉數口燥不得卧者為熱證。始病便脉微細口中中利但欲卧者為寒證。以此明辨萬無差誤耳。其所以但欲寐者以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也。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脉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脉沉發熱。乃少陰兼太陽之表邪。當行表散。非少陰病。四五日後。陰盛格陽。真陽發露之比。但三陰之表法。與三陽迥異。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爲表。而少陰尤爲緊關。故麻黃與附子合用。使外邪出而真陽不出。纔是少陰表法之證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得病纔二三日。無吐利躁煩口渴裏證。其當從外解無疑。然少陰絕無發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陽。惟此一證其外發熱無汗。甘內不吐利躁煩嘔渴。乃可溫經散寒。取其微似之汗。此義甚微。在太陽經

化有桂枝加附子之法。並無麻黃加附子之方。蓋太陽病無脈微惡寒之證。卽當不用附子。及見脈微惡寒吐利躁煩等證。亡陽已在頃刻。又不當用麻黃。卽此推之。凡治陰寒厥病。而用麻黃者。其殺人。不轉睫矣。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口中和者。不渴不躁。全無表熱可知。況背爲督脈統諸陽上行之地。他處不到。獨覺其背惡寒者。則陽微陰盛之機已露一斑。故灸之以火助陽。而消陰主之。以附子湯溫經而散寒也。不知者謂傷寒

經一二日外證且輕何反張皇若此。詎識仲景正以一二日卽顯陽虛陰盛之證。早從暴病施治。若待三四日。勢必極盛難返。不可救藥矣。○按少陰自感之寒。有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有初入太陽不作鬱熱。便入少陰者。二證似不甚相遠。若詳察病情。大相懸絕。一則陰經獨困。而太陽不至於失守。故脈雖沉。尙能發熱。卽延至二三日。熱猶在表。而無吐利厥逆裏證。可見尙有太陽經外垣可恃也。一則太陽表氣大虛。邪氣卽得入犯少陰。故得之二三日。尙肯惡寒不發熱。此陰陽兩虧較之兩感更自不同。兩感表裏皆熱。熱邪猶堪發表攻裏。

此則內外皆屬虛寒。無邪熱可以攻擊。急當溫經。補陽溫補不足。更灸關元以協助之。其證雖似緩。於發熱脈沉而危殆尤甚。若稍延緩。或遇庸工。不敢用大熱峻補。多致不救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一身骨節俱痛者。太陽經病也。若手足寒而脈沉。則腎中真陽之虛審矣。可見身體骨節之痛。皆陽虛所致。而與外感不相涉也。故用附子湯以助陽。而勝腎寒。斯骨節之痛盡除也。若以其痛爲外感之邪。寧不殺人耶。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外邪入少陰宜與腎氣兩相搏擊。乃脉見沉而不鼓。卽內經所謂腎氣獨沉之義。其人陽氣衰弱可知。故當急溫以助其陽也。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下利無陽證者。純陰之象。恐陰盛而隔絕其陽。最急之兆也。故於四逆湯中。去甘草之緩。而加葱白於薑附之中。以通其陽。而消其陰。遂名其方爲白通取葱白通陽之義也。

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胆汁湯主之。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與白通湯反至厥逆無脉乾嘔而煩此非藥之不能勝病也而無嚮導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復加人尿猪胆汁之陰以引陽藥深入然服湯藥脉必微續者生暴出反死其哉虛陽之易出難回也亦危矣故上條總見下利早用白通圖功於未著真良法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滿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不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陰寒盛而水泛濫由陽虛不能攝水復不能生土以制水以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

利或小便亦利。或欬或嘔。水性泛濫無所不之。非
刺真武坐鎮北方之水。寧有底哉。太陽篇中。厥逆
筋惕肉瞤而亡陽者。用真武湯之法。以表明之矣。
茲少陰之水濕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鎮攝之。可
見太陽膀胱與少陰腎一藏一府同居北方寒水
之位。府邪為陽邪。借用麻黃為青龍藏邪為陰邪。
借用附子為真武。得此二湯。以滌痰瀉水。消陰攝
陽。其神功妙濟。真有不可思議者也。○按真武湯
方。本治少陰病水飲內結。所以首推朮附。兼茯苓
生薑之運脾滲水為務。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藥
之微旨。非聖人不能蓋此證。雖曰少陰本病而實

緣水飲內結。所以腹痛自利。四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極虛極寒。則小便必清白無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則知其人不但真陽不足。真陰亦已素虧。或陰中伏有陽邪所致。若不用芍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烈乎。卽如附子湯。桂枝加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皆芍藥與附子並用。其溫經護營之法。與保陰回陽不殊。後世用藥能獲仲景心法者。幾人哉。

若欬者。加附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觔。

嘔加生薑宜矣。乃水寒上逆爲嘔。正當用附子者。何以反去之耶。蓋真武中除去附子外。更用無熱藥。乃爲肺胃素有積熱。留飲慣嘔。而去之又法外之法也。觀後通脈四逆湯嘔者。但加生薑不去附子。豈不甚明。所以暴病之嘔。卽用真武尙不相當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其脈卽出者愈。下利裏寒種種危殆。其外反熱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惡寒而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明係羣陰格陽于

外不能內反也。故於四逆湯中信用乾薑大溫其裏以勝外邪。更倣白通之法加葱白以入陰微陽而復其脉也。前條云脉暴出者死。此條云脉即出者愈。其辨最細。蓋暴出則脉已離根。即出其脉已返舍。由是外反發熱而不惡寒。真陽尚在軀殼。然必通其脉。其脉即出。始爲休徵。設脉出艱遲其陽已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面色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面色赤者陽格於上。加葱以通陽氣。故名通脉也。

腸中痛真陰不足也去葱惡順其陽加芍藥以收陰也咽痛陰氣上結也去芍藥惡其歛陰加桔梗以利咽也利止脉不出陽氣未復兼陰血未充故加人參以補其氣血去桔梗者惡其上載而不四通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是少陰兼厥陰之候也吐利厥冷而至於煩躁欲死腎肝之陰氣上逆將成危候故用吳茱萸以下其逆氣人參薑朮以厚其脾土乃溫經而兼溫中則陰氣不復上干矣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上吐下利因致躁煩則陰陽擾亂而竭絕可虞更
加四肢逆冷中州之士先敗上下交征中氣立斷
故主死也使早用溫中之法寧至此乎○上條言
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用吳茱萸湯此吐利
躁煩厥逆與上條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
故此證用溫中轉加躁煩故爲死耳

少陰病飲食入口卽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
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
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飲食入口卽吐猶曰胃中不能納穀也若不飲食
之時復欲吐而不能吐明係陰邪上逆此等處必

加細察。若始得之。便手足寒而脉弦遲。卽非傳經邪熱可擬。然陰邪固有是證。而痰飲亦有其脉。設思胃中痰實。當行吐發提之。今見欲吐不吐。專爲陰氣上逆無疑。卽使膈上有寒。飲乾嘔。亦屬陰邪。用事非尋常祛痰之藥可施。設誤用吐法。必致轉增其劇。計惟急溫之法。以助陽勝陰。則寒飲亦得開散。一舉而兩得之也。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